

書

明弄丸道人手
傳寫刻詩外別



菊君得於
京師廠肆



刻詩外別傳序

詩道性情自古言之然情未生時性亦不立
何可道也七十子之徒宣尼獨以言詩許端
木賜賜之言曰夫子之言生不可得而聞也
夫既以為性矣庸得有言乎既以言性矣何
獨不聞乎是以禪家之旨默時即說說時即
默默時說故拈花微笑其聲如雷說時默故
海藏五千空中搭印兼之者祖庭頌古機緣

也借世間法寫出在法有時握金為土有時
點土為金不換其言但換其眼此禪之化城
詩之寶所扣扃啓鑰寔自袁坤儀氏非香山
浪僊滄浪諸君子口鼓詩禪可同趣也然則
學詩者何為入路曰吟之思之又重思之思
之不得聖賢通之思盡還源轉情見性即水
鳥樹林農歌牧唱三籟萬號耳遇之而成聲
者皆詩外別傳而况詩乎宣尼云詩三百一

也言蔽之蔽以此耳噫此非可與淺見寡聞道

弄丸道人黃洪憲書

詩外別傳

編輯大意

吳人袁 黃著
門人韓敬求校

天開地闢蒸民廼生性情動而聲歌出焉衍
於康衢擊壤而大備于三百篇風雅頌為之
經賦比興為之緯萬世而下言詩者所必宗
也鄭玄作詩箋漢儒譏之謂五經中惟詩別

言外別傳
是一宗文字康成以註禮之例箋詩失之遠矣竊謂禪家有宗教二門教有文義可陳宗則言思莫及儒家五經易書禮記春秋皆教也詩則宗也不可尋文而議不可逐字而求不由學問不涉理路孔門諸子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皆有悟門耳曰起予曰告往知來非超然朗悟者能之乎後世不知此義乃商文訂字聽響尋聲此與詩道有何干涉予

輯此編皆方外遺音多世人所未見者三百篇外惟此為近耳

邵康節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既云刪後無詩則自十九首而下為曹劉為六朝為唐人之所詠者皆何物耶然則今人之所艷慕而稱述者舉非詩矣夫古詩始于漢魏近體盛于唐人晚近世所殫心畢力以效嘖其形似而不可得者乃云非詩則今

言外別傳
人所私相標榜而自謂能詩者毋乃鬼門中
作活計乎然不獨邵子言之也孟子亦云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王化盛行風俗淳美愚夫
愚婦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故矢口成音皆
關至理自漢魏以降王者作乎否耶謂之無
詩乃真寔語也又不獨孟子言之也子夏作
詩序云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變風變雅作矣變風

者蕪於情止乎禮義蕪乎情民之性也止於
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熄則風雅之
變猶以禮義自閑先王之澤既熄則以曹操
父子之心術得以竊騷壇之正號嗚呼舛矣
試觀曹劉六朝唐人之作果足以厚人倫乎
果足以美教化乎果足以移風俗乎欲詩之
不亡不可得也大抵後人論詩專取聲調之
工格律之美而不復知禮義為何物古也詩

言夕另傳
以言志今也詩以騁材古也詩以道性情今也詩以襲文采宜乎其愈工而愈遠矣幸有釋氏之徒超玄見性悟理明宗時作為韻語以洩先聖之秘以開後學之迷謂之拈古又謂之頌古肯堂充禪師集三千餘首置之藏中予暇日閱之緝三百餘首以準詩既又刪為一百餘首學詩者試一覽焉則知詩道未嘗亡也

五經皆聖人之作惟詩則婦人女子征夫野老雜出於其間雖王化休隆而當時之民未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徒也何能吐詞為經而為萬世所宗耶愚謂詩之得列於經其功不在作者而在刪者蓋孔子刪詩不惟其物惟其道三百雖多無邪可貫合者留不合者去是固聖人之詩而非婦人女子征夫野老之詩矣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言夕另傳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此唐人詠落花
詩也朴翁銛禪師取之以頌圓覺經不起妄
念之旨不離花鳥之詞遂為明心之至訓又
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
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詠雪詩也肯堂充禪師
取証楞嚴經不還之旨不改一字而意義迥
別蓋真丹在手點鐵成金信手拈來頭頭是
道此其功豈可與作者同日語耶予於此等

處皆各書諸禪師之名而不復紀當時作者
重道不重藝也

學者須識風雅頌之義而後可以言詩風風
也蓬蓬乎一日徧於天下而不見其迹怒竅
吹萬昆蟲盡啓草木咸拆而不見其形鼓於
玄冥運乎罔象此風之旨也詩序謂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然則雅亦風也又雅與俗對

汨於聲利則俗而雅則超乎聲利之外縛乎
塵象則俗而雅則出乎塵象之表此雅之旨
也頌古容字詩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全
在形容彷彿不十分指切而想象發揮令人
悠然而得恍然而悟此頌之旨也不明此義
烏可言詩讀盡天下書只謂之多聞人不謂
之詩人下筆成章出語高妙只是文境非詩
境也譬猶韶樂作於齊廷其聲之和平容之

雅澹人得而聞且見之矣至聲所不該容所
不到處惟三月忘味者知之而已今之談詩
者純談聲容以下事其以曹劉為極則李杜
為大家詎不宜乎茲編一出學者尋流討源
詩道或可中興矣

詩之為道正言若反寓言十九詠一物之微
而指陳甚大賦目前之景而寓意甚遠美言
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愬諷言若譽同一慨

嘆之詞而美刺各異同一嘉樂之語而懽恨
迥殊試即詩而求之采芣之詩通篇不過形
容采掇之情狀而已而其意則指后妃風化
之美抑何大也黍離之詩通篇不過慨嘆其
苗穗而已而其意則傷宗周宮廟之顛覆抑
何遠也林於田之二詩鄭人刺莊公也而其
詩則皆愛叔段之詞耳揚之水檉聊二詩晉
人刺昭公也而其詩則皆愛桓林之詞耳鵲

羽陟岵見於變風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
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文王勞使臣遣征
戍而作也而浚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
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
無期其詞語一耳倘惟其詞而不惟其意則
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
正雅矣故詩之教全在反覆諷誦悠優涵詠
使篇章聲調之外目中恍然別有一境界庶

言夕另傳
幾稍有所得禪家自拈花微笑而宗門已開
連磨西東單傳此旨五宗盛行捧喝互用其
頌偈諸作露一毫端而寔已全身呈出指一
義句而寔則無理可伸不着色相不落言語
祖師正欲寄此舌辨以坐斷天下舌頭倡此
名理以翻空世人理窟較之三百篇寔相聒
合學者於此留心忽然有觸發處然後可與
言詩也已

詩大叙作于孔子小叙作于子夏所從來久
矣朱元晦盡黜之而自為之說非其敢於背
聖賢也寔心疑而未解也如雄雉於飛序以
為刺衛宣公也而其詩則皆婦人思夫之語
朱子因謂婦人以夫從役於外而作靜女其
姝叙以為刺時也而其詩則皆男女相愛之
詞朱子因改為淫奔期會之詩夫詩之詞如
此而叙之說如彼強合之而不能意度之而

言夕另傳
無義雖以古先聖賢之作亦疑其傳之未真
而私改之夫謂小叙為漢儒所附會不能保
其必無然出於孔門者固居多也若大叙則
孔子之筆何所憑據而輕改之乎大抵詩人
之詞反言多而正言少微言多而顯言少婉
言多而直言少寓言多而指言少故其詞與
意驟觀之常若有判然不相合者而不知其
中固有深旨也如世尊初生而其詩云美如

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半
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又如文殊出定而其
詩云誰在畫樓西相逢笑語低到家春色晚
花落鷓鴣啼此題與詞驟然觀之有何干涉
而細玩之則針鋒相對一字不可移易也說
詩者如以其詞而已矣豈獨壯山之詩難讀
哉誦西子楊妃之句必以為美女之詠誦畫
樓笑語之句必以為淫會之詩從此而輕改

言夕別傳
之則猶肯者不識錦繡文章而塗之以污泥
聾者不知鈞天_之雅樂而亂之以淫哇也蘇
子瞻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柰何解詩
而必泥其詞哉嗚呼詩以理性情者也尋文
解義益遠本情見解入微不名見性今之學
詩者類以粗浮聞見之心作語言文字之解
詩道之衰非一日矣
孔子曰興於詩興非勸善懲惡之謂也興之

為言起也如寐者之忽覺如仆者之忽起而
超然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也若勸善懲惡
則春秋之事非詩旨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
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惟
以意逆志而後可興耳後之論詩者曰下字
要響亮要的當此論文者也琢句要高古要
峻偉此論詞者也即步步古人蚤已錯用心
矣甚至今之學唐詩者相戒勿用宋以後事

言夕另傳
嗟嗟使得古人之意而能令人有所興起則
雖用今日之事賦今日之詩何嘗不古不然
即事事出漢魏句句做曹劉更見其淺薄耳
昔有慕蘇子瞻之為人者無子瞻之學問行
誼而但戴東坡之中服東坡之服豈東坡之
可重者果在一巾服間耶斷不然矣今之說
詩者不能以意逆志而但評工拙於句字之
間何以異此

作詩不許說學問謂之學堂氣禪家亦不許
說本色話謂之屎溺氣詩貴玲瓏想像切忌
指寔禪貴翻空玄悟切忌道着然詩如小心
翼翼學有緝熙於光明之類何嘗不說學問
禪家亦有直指本體曲示工夫者何嘗不說
本色昔謝安會弟姪談詩問曰毛詩中何句
最佳謝玄曰我之往矣雨雪霏霏今我來思
楊柳依依此句最佳安曰不如許謨定命遠

言夕另傳
猶辰告偏有風人雅致今之談詩者有安石
之識否乎是唐非宋專以唐人玲瓏而宋人
學堂也豈知玲瓏者未必出塵而學堂者未
必犯俗所貴法眼決擇耳大抵不得性情之
正則咏月吟風皆屬俗境苟得詩人之意則
談道講德總自超然蓋不以玲瓏求玲瓏而
以學問求玲瓏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着一
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掛着一縷絲也

曹山有五位君臣頌一曰正中偏二曰偏中
正三曰正中來四曰偏中至五曰兼中到正
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
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偏者背理就事
兼到者真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
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真宗從上先德推
此一路最妙最玄此作詩者所當準也君為
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

言夕另傳
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到末俗譚詩不辨君
臣不識偏正妄意雌黃泥模蠟印便作金石
之評自今觀之世所推尊者非盛唐乎盛唐
所尊者非杜甫乎杜詩中有多少類句宋元
以來詩之佳者儘多已眼不明隨人取舍則
杜之類句皆佳句也而宋以後之佳句悉漫
不入目矣知偏而不知正知臣而不知君豈
得為定論哉

予輯此編與孔子刪詩不同孔子刪詩是取
其合道者予輯此編是取其諧俗者故凡聲
調音響合於時人之耳目者輒錄之孔子化
俗而歸真予則回真而入俗化俗歸真則愚
夫愚婦尋常矣口之音可以證聖位而垂世
教回真入俗則諸禪古德不落言詞之句可
以資吟詠而醒人心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禪家文字一句中要具三玄一玄中要具三

言夕另作
要三玄謂句中玄體中玄中玄也三要件
在一玄中豈宜草草有時一句如平天冠貴
重無價有時一句如死猫頭不直一文有權
有機有照有用有賓有主有輕有重謂其于
三百篇為近誠非浪語近世詩人只向古編
中拾得殘膏剩馥便自播弄便自猖狂而以
為詩在是矣詩果如斯而已乎
李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杜甫云恐

與齊梁作後塵是李杜二人猶知鄙曹劉輕
六朝而今也無復此意矣詩叙云正得失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孔子謂其可興可觀
可羣可怨可以事父事君詩之為道其大如
此而乃取法於曹劉浮靡之詞此猶棄大虛
空不認惟認針眼之空以為寥廓也豈惟如
此孔子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浮
詞麗語皆鄭衛之流乃正人君子所深惡而

痛絕者今且慕而濡首焉人心安得无邪性情安得薄風俗安得不漓其所關係豈直文字之間而已哉
禪家有三等句法有函蓋乾坤句有截斷衆流句有隨波逐浪句本真本空一色一味非無妙體不在躊躇洞然明白則函蓋乾坤也本非解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此截斷衆流也若許他相見從苗辨地因語識

人即隨波逐浪也此雲門上上之機特為學人透露一線消息於此省得始可看禪門偈頌始可識三代遺音始與詩道有入門處不然總是夢中觀戲

作詩者須涵泳性靈節養情竇使溫和如春風化日皎潔如泰宇晴空雅澹如朱絃玉磬蕭洒如散聖飛僊感物觸境偶有所作則皆至誠所發詞意不假又皆和平所溢溫厚可

言夕另傳
掬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入塵倍則違理要遠鄙倍須從胸中涵養出來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贊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此是何等氣象千載而下想其德容猶令人鄙吝頓消善學者時常陶洗冑襟使太和元氣常在吾四體間發為聲歌溫柔敦厚由此以動天地由此以感鬼神可也茲編所錄皆涵養性情

之具倘將一首沉潛熟翫久之有得則明暗兩岐一時打破矣是故讀是編者須於旨外明宗勿向文中取法尚其慎之哉

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以綺靡為詩晉人之陋也杜工部亦有齊梁蟬噪之句豈非詩至六朝而正始之音衰乎由今日觀之則六朝雖綺靡猶有微婉之意存焉沈約詠鹿葱詩忌之者舉白武帝帝不能堪復得道士

言夕另傳
赤章事遂大戾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
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草與蒿豈供麋鹿食
此詩亦未嘗明譏時政也武帝何至不能堪
乎野馬塵也見莊子世亂則塵起北史邢邵
傳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寔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故劉禹錫再遊玄
都觀詩叙云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蓋用
此譏時也麋鹿遊於姑蘇是越入吳事武帝

識此安得大怒今人以浮淺之心語之祇覺
平平耳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夏禽坐
此詩得罪乃托以為夢中阿連所授昔人嘗
舉問王安石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
以得罪於當時安石云權德輿已常許之舉
其畧云池塘者泉艸潴溉之地今日生春草
是王澤竭也幽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
日變夏禽者候將變也夫騷人刺時言之者

言夕另作
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斯為正體二公之詩
幾於怒詈皆不足法但沈謝為綺靡之宗而
猶用意精深如此由晚近去觀之則并其所
謂蟬噪者而失之詩人微婉之旨愈遠矣
詩須自性情流出乃佳如火風垓下之歌何
嘗有所因襲乎情真境迫神動詞流其言不
繁而味之無極後人作詩專事模倣割裂而
性情之道遠矣世惟尊李杜而李杜之詩寔

自模倣中來較之三百篇何啻千里杜甫憶
李白云俊逸鮑叅軍前輩謂有譏意以鮑照
白紵辭一篇白用之耳柳色黃金嫩梨花白
雪香乃陰鏗詩也白用之而子美云李侯有
佳句往往似陰鏗則明譏之矣然蛟龍得雲
兩鵬鷲在秋天一聯見晉書載記而杜甫亦
用之要知二公之詩皆六朝緒餘但前人之
集散亡不能悉考耳予謂古可擬而不可襲

言夕另傳
擬則從規出圓襲則如水瀉水古樂府有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銓夜
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述
之為聽猿寔下三聲淚曰巫峽長曰淚沾裳
便有不窮之意至蕭詩沾裳竟不窮已自淺
薄然猶有淒切不盡之思若聽猿寔下三聲
淚則指定寔境作死語矣觀別有二字與寔下
二字眉目迥別此所謂轉衣為裳者也古樂

府云三朝黃牛三暮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
故李白衍之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
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曰三朝黃牛三暮黃
牛不言遲而遲在其中曰三暮行太遲則陋
矣曰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不言苦而苦在其
中曰不覺鬢成絲則詞靡而意淺矣大率詩
人相襲一代不如一代
詩之工原不在使事事隱而難讀何以使人

言夕另作
興起此詩人之陋習也然世謂宋人多使事而唐人不使事則冤矣畧舉其一二評之如王維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有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故反其意云莫問有風塵使不讀庾詩何以知王詩之意之長乎

杜甫之詩字字皆有來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使不讀鄴中記及王羲之筆經則知綠沉為何物即知綠沉為畫色矣使不讀南史梁武帝食瓜事又安知為何等色乎故曰讀不盡天下書看不得杜詩乃知使事唐人為盛唐惟杜甫為盛倘以使事為非乎當擯杜不當但斥宋人也禪家之詩試看諸家評唱其註釋甚明並無一字杜謾然不粘皮帶

言夕另作
大意
骨有瀟洒出塵之趣故讀之若未嘗使事者
閱者辯之

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四聲八病劉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
薛牧曰吾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經下達
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今子之言詩若是夫子之所痛也近世談詩

者毋慮數千百家其不為河汾所痛者鮮矣
然則予之為斯編也豈好著述哉蓋不得已
也

五言絕句
文殊出定

佛邊入於三昧天味白佛出於法味

佛空無云故無覺其空也

有有滿酒出塵之趣故讀之若未嘗飲事者
問者辯之
字約樂見玉通而論詩上陳應到不連沈謝
四聲八病別乘清濁靡不畢究而玉通不答
詳教曰吾聞夫古之論詩矣上明三經下達
也
然限字之難其難於言其難於言其難於言
昔每慮幾千百家其不難何於所難哉難哉

詩外別傳

吳人袁 黃輯
門人韓敬求校

五言絕句 十七首

文殊出定

文殊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
佛邊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此女得近
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

言夕別傳
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
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
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
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
女定罔明即於此女前鳴指一下女子
即從定出

雲峯珪

誰在畫樓西相逢笑語低到家春色晚花落
鷓鴣啼

圓覺論妄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
了知不辨真寔

朴翁銘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

言夕另傳
言
知多少

侍者負國師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我

雪庵珪

一箭射雙雕雙雕隨手落波撼岳陽城月滿
滕王閣

即心即佛

馬祖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有僧問之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佛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大道

長靈草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窻外
白雲深

趙州喚侍者

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
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蒙庵聰

寒崖屢冰雪寂寞何相識春風一陣來滿徑

花狼藉

芙蓉辭歸宗

福州芙蓉靈訓禪師一日辭歸宗宗問
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
年裝束了卻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
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
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西巖惠

言夕另傳
賠卣老精神離歌一曲新誰知村店酒難勸
玉樓人

風旛非動

六祖受法辭五祖隱於懷集四會之間
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
颯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
動往復酬酢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
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是仁者心

動衆皆惶悚

孤峰深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
玉關情

黑風漂墮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
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
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指曰這便

言外別傳
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
樹頭

仰山叉手

為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
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
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

汝仰便禮拜

本覺一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玉樓會醫還少病知分
不多愁

趙州指迷

趙州因僧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
吃粥了也未師曰吃粥了也洗鉢盂去
其僧忽然有省

息庵觀

鶴立松稍月魚行水底天
風光用無竭不下
杖頭錢

佛法大意

靈雲因長慶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驢事未來馬事又去

蒙山聽

松陰行不盡踈雨下無時
世事幾興廢山中

人未知

塵中辨主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
鑼裏盛油

海印信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
漁翁閒引釣牽動
一潭星

無棲泊處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有僧敲門師云誰
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也來不着
僧云為甚麼不着師云無棲泊處

松源嶽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若無棲泊處掉手
出長安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楞嚴經云阿難白佛指皆是物無是見

者佛言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
壅還墻壁等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
還者非汝而誰

肯堂充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
寒江雪

不許夜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趙州問大死底

言夕另作
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
不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徑山杲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
賣花人

石頭酬問

舉石頭到思和尚處思問從甚麼處來
石頭云曹溪來思乃豎起拂子云曹溪還

有這箇麼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
云子莫到西天來麼頭云若到則有也
思云未更道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尚
也須道一半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
人承當

投子青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寥隱隱星攢處無私
鎮九霄

言外別傳
祖師西意

舉僧問浮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
平地起骨堆

同前

嫩草疏斜徑山泉帶碧流文王要渭水列士
恥莊周

七言絕句 七十六首

世尊初生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
云我當時若在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
圖天下太平

佛鑑懃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
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外道得人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
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
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譬如良
馬見鞭影而行

枯木成

雪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
立渡頭寒極目寒蟬為誰白

佛有六通

外道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
那一通佛召僊人僊人應諾佛云那一
通爾問我

中峯本

醉騎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酒醒眼
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三心不可得

三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開財得未來心不可得

寶葉源

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
色歸將半簾幕蕭蕭不見過

牛頭見四祖

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
曰飽柴飽水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孤峰深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渾無葉底花蝴蝶紛
紛過墻去卻疑春色在隣家

佛法大意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
陵米作麼價

無準範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

詩外別傳
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詰草鞋錢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
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
長老見處否蘗云不敢師曰漿水錢且
置草鞋錢教誰還

佛鑑勲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

重萬重雲碧空寂寂疑如水

丈室指南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希叟曇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赫雖
為天子貴子陵原作故人看

南泉牧牛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
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
西溪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
免隨分納步斲絕不見得

懶庵樞火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卻自由幾度醉
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大海決疑

大海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
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
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
夾山乃問曰不知那箇親那箇疎師曰
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
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雪庵謹

言外另傳
竹籬茅舍酒旗斜江上秋風捲落霞
牛人未醒歸來滿地是桃花

拈花微笑

西天初祖迦葉在靈山會上見世尊拈
起一枝青蓮花示衆百萬聖賢悉皆罔
措唯師破顏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

佛慧泉

霜風刮地掃枯荻誰覺東君令已回
唯有嶺梅先漏洩一枝獨向雪中開

罽賓乞頭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
於前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曰
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乃至援刃斷頭
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捷亦墮落

龍門遠

楊子江頭楊柳春
楊花愁殺渡江人
一聲羌笛離亭晚
君向瀟湘我向秦

長沙遊山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一日遊山歸
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
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
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
芙蓉渠

上方益

拂拂山香滿路飛
野花零落草離披
春風無限深深意
不得黃鶯說向誰

魯祖面壁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
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使僧道向師
未出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
驢年去

言夕方傳
言

南叟茂

日暖佳人刺繡遲
紫荆枝上鷓鴣啼
欲知無限傷春意
盡在停針不語時

瀉山勘尼

瀉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牯牛汝來
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否
師乃作卧勢磨便出去

天童覺

百戰功成老太平
優游誰肯與爭衡
玉鞭金馬閒終日
明月清風富一生

瀉山握拳

瀉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
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慈受深

佳人十八正嬌痴
一曲堂前舞柘枝
祇有五郎知雅態
更無人道柳如眉

詩卜川傳
詩

詩外別傳
言
長沙辨成佛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
汝見大唐天子還割刈草否曰未審是
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
會麼曰不會如人因地而倒地而起
地道甚麼

雲巖因

簾幙春風曉尚寒
歌樓聲咽夢驚殘
金輿不

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長

夾山叅船子

夾山叅船子德誠禪師纔見便問大德
住箇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
師曰甚處學得來又問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
師一橈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師又曰道

言夕另作
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
頭三下

張無盡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
離鈎三寸無人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鎮州蘿蔔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師曰鎮州大蘿蔔頭

海印信

陶潛彭澤惟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
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峰蒼翠屬漁家

觀儀詰僧

唐相國裴休因見大安寺壁間畫高僧
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僧無
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
寺執役頗似禪者尋請即黃蘗也舉前

話蘖朗聲曰裴休公應諾蘖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

萬庵柔

浮雲宿霧雨朦朧行遍千峯與萬峰驀地喚回霜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

大隨勘僧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裏許僧作一

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月堂昌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亡僧遷化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去處也師曰火裏一莖茆

枯木成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
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夾山境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
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

丹霞淳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灑空莫向平

田翻巨浪直宜點點盡朝東

觀殼覓蟬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
裏蟬向甚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作
蟬聲其僧有省

絕象監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
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言夕另傳
慧然上堂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上堂曰我逢人
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不為人

佛燈珣

湖光歛艷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
文殊對談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詣五臺至金剛窟
遇老翁牽牛行邀入華嚴寺翁曰近自
何來師曰南方來曰南方佛法如何住
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龍蛇混雜
允聖交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
三

龍門遠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

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目前無法

洛浦臨終問彥從上座曰先師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
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
出分付鉢囊子曰彥從不會

天童覺

餌雲鉤月釣潭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

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惺人

楞嚴辯見

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
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
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
何非汝

佛心才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慙愧牛

言夕另作
言
即痴愛叟一心猶在鵲橋頭

無住生心

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冶父川

山堂靜坐夜無言松影依稀月在簾何事西
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十身調御

忠國師因肅宗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

立起曰還會磨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
淨瓶來

心聞賁

帶雪含霜半倚籬暗香踈影兩相宜長安是
處皆春色竹屋老僧猶未知

佛法大意

忠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文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

手眼

棘田心

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國師問紫隣

忠國師問紫隣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師

曰祇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虛堂愚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徑邊松菊荒蕪早莫待春風柳眼青

馬祖不安

直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

馬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佛鑑懃

東街柳色拖煙翠西巷桃花相映紅濃抹淡
粧看不盡一時分付與東風

直指西來意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
西來意祖曰吾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
得問取智藏去僧去問藏藏云我今日
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僧去問
海海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是馬

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佛鑑懃

湘陵二女神僊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
脂透臉紅更加一段春風色

中峰本

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員心蓮宮人
醉歌聲咽月落吳江淚滿襟
直指人心成佛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
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寔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因措曰子因緣
不在此且往馬祖處去師稟命恭禮馬
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
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

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不是子作麼生
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
道理便禮拜師曰某在石頭如蚊子上
鐵牛祖曰既如是善自護持

虛堂愚

一重山色一重雲行盡天涯苦問津回首故
鄉青嶂外落花啼鳥一般春

藥山俗佛

言夕別作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
汝浴還浴得那箇麼曰把將來師乃休

懶庵樞

一番雨過一番晴蠶眼初開桑眼青春色滿
園關不住黃鸝百舌弄嬌聲

為山得夢

為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
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

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
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
夢寐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
碗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雪岩欽

一杯晴雪早茶香簾外遲遲春晝長鶯轉柳
枝清夢斷半窻踈影轉斜陽

狗子佛性

言夕另傳
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一
僧又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

中峰本

一種秋砧幾樣聲為憐深夜最堪聽佳人腕
曲嬌無力斷續渾如搗不成

女子白頭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
曰了角女子白頭絲

懶庵樞

七里灘頭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漁歌一
曲聽無已又過吳江烟水中

香巖示衆

香巖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
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
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

言外別傳

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
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師乃呵呵
大笑

應庵華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
來江上望烟波三五釣漁舟

臭肉來蠅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臭肉來蠅

佛鑑懃

青青掩映蒼龍窟修竹蕭然伴林客若將修
竹比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祖師西意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來意師曰青
嵐覆處出就藏淅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丹霞淳

詩外別傳

言夕別傳
羣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凋零栢轉竒雲淡不
彰節月影輕煙和霧引風枝

岩頭示衆

岩頭示衆云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
三句只是理淪叫去叫住欲去不去欲
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無庵全

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顧寥寥天宇空一曲漁

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頭風

萬法歸一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
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中峯本

斧爛柯消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瑤壇滿盤黑
白輕翻轉袖拂蒼梧玉珮寒
盤山入市

言夕另傳
言
盤山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中買肉
云精的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
長史那個不是精的聞之忽然大悟歸
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
中本本

妙峯善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擲暗鈎一掣錦
鱗隨手上遠遠疊疊水悠悠

鶴立枯松

六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
下底一場懨懨僧云滴水凍時如何
國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僧云會昌沙汰
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國云三門
頭兩個一場懨懨

天童覺

壯士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翻思清
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風穴垂語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
立一塵家國喪亡雪竇拈拄杖云還有
同死同生底衲僧麼

同前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
塵分變態高名勲業兩難泯

六窻獼猴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
與你說箇譬喻如室有六窻中安一獼
猴外有一人喚云狴狴獼猴即應如是
六窻俱喚俱應仰云只如獼猴睡時又
作麼生邑乃下禪床把住云狴狴我與
你相見

同前

凍眠雪屋歲摧積窈窕羅門夜不開寒搞園

詩外別傳
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藏身沒跡

舉舡子成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
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
藥山只明斯事

丹霞淳

白雲檻外思悠悠
密密金刀剪不開
幽洞不拘關鎖意
縱橫無繫去還來

一毫吞海

舉僧問洛浦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
何言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怪

同前

巖前雖有雲千頃
戶內殊無半夜燈
極目危巖今古秀
暮天斜照碧層層
佛法大意

言夕另傳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浦云雪
覆孤峯峰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同前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笑谷風清莫言滿
踏生荆棘况是家貧少送迎

祖教同別

舉僧問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浦云
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僧云恁麼則

顯晦殊途是非一揆浦云但自不忘羊
何須泣岐路

同前

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
空非卓午團團秋月不知圓
枯木生花

舉靈泉問疏山仁禪師云枯木生花始
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云亦是

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山云石牛
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同前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涵碧寒光一
帶望何窮誰辨雲中龍退骨

白水上堂

舉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不欲向聲
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且不是

聲色且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
是聲水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
不是色水云喚作聲得麼水復云且道
得闍黎話為闍黎說若向這裡會得許
你有箇入路

同前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
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言外別傳
天人師

舉僧問同安察禪師云如何是天人師
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同前

祕殿重幃曉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
燭烟雲合寂寂垂簾不露顏

西來的意

舉僧問荷玉慧禪師如何是西來的意

玉云不禮拜更待何時

同前

虛堂寂寂夜深寒携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
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四海晏清

舉僧問金峯志禪師四海晏清時如何
峯云猶是階下漢

同前

詩外別傳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明月照人寒大功不
賜將軍賞寶馬金槍頓懶觀

白眉勘僧

白眉勘僧侍立白眉霞禪師次眉云可照熱
僧云是眉云秣如熱向甚麼處迴避僧
云鑊湯爐炭裡迴避眉云鑊湯爐炭裡
又作麼生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

投子青

昆岡片玉火中潤碧落孤蟾水底圓一念脩
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是非不到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
山云有僧云是甚麼句山云一片白雲
不露醜

同前

白雲不到中峯頂滿目烟羅景象殊一句曲

言外別傳 一
言
含千古調萬重青碧月來初
僧問雲居 同前

舉僧門雲居弘覺禪師云僧家畢竟如
何覺云居山好

峽岿嵯嵯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
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丹霞向火 同前

舉丹霞和尚一日凝寒經院過宿乃取
殿中木羅漢燒向火院主致怒乃感眉
鬚墮落師拈云不會為客勞煩主人

同前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
爇汀洲火失曉漁家輒自疑 同前

全無學處

舉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居云

詩夕另傳
無立身處僧云佛事何勞居云不同興
化

同前

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
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瞞漢天

古曲無音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穴云木鷄啼午夜菟狗吠天明

同前

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昨夜星
河轉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鏡清請益雪峯

舉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
久起云問甚麼清再問峯云虛生浪死

漢

同前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
知眠不當虛勞紅焰落寒灰

首山指迷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山云
五九盡日又逢春僧云畢竟如何山云
冬去寒食一百五

同前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

嶠殘冰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古帆不掛

舉僧問巖頭古帆不掛時如何巖云後
園驢吃草師拈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

同前

雲障西巖東嶺昏汀洲南面笛聲頻天光睡
重和衣潤鶯轉高枝柳帶春
塵鹿成羣

舉僧問風穴塵鹿成羣如何射得主中
主穴云釣舡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

白鷗

同前

禁殿重闌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卿雲
斷汀洲迥嶺暮猿啼孤月隨

曹溪意旨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曹溪意旨如何出

雲一鎖入寒空

同前

峯層仞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
聲來有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諸佛上人

舉僧問福州靈峰顯和尚如何是諸佛
向上人峯云白雲覆青山僧云莫便是
和尚為人處也無峯云綠沼泛長蘂

詩外別傳

同前

雲嶠層層翠鎖深
風生寒岫結重雲
夜來丹鳳冲霄漢
聽曉樵人逐雁羣

生在冀州

舉僧問蘄州廣教志和尚
是甚麼物學人不會志云
生在冀州

同前

禁幄重圍苔蘚深
金鈴不動侍無人
誰携班

杖來相問報說東園麥隴青

平地望坡

舉僧問郢州趙橫山柔和尚
如何是佛柔云平地望高坡

同前

江山歷盡幾施功
方得逢人話昔同
春到洞庭南壁岸
鳥啼西嶺月生東

藏教不收

詩外別傳

詩外別傳
詩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
者浦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畢鉢巖花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
像餅中塔別有輝天鑑地燈

吉州古人歌

舉僧問吉州資福寶和尚如何是古人
歌福畫一圓相對之

同前

一曲悲風秋夜彈過雲高調遠梁間可憐卞
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洞山麻三斤

舉僧問襄州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
斤

同前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覩現不記時昨夜雁

詩外另傳
回沙塞冷嚴風吹綻月中枝

二鼠侵藤

舉僧問龍牙遁禪師二鼠侵藤時如何
牙云須有隱身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
處牙云還見儂家麼

丹霞淳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
漁歌驚起汀洲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律詩

四首

蒲田百戲

舉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
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
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願挑沒交涉

如幻善

春盡上林空幽蹊陰自濃啼殘深樹鳥愁殺
惜花翁慘淡藤蘿月霏微楊柳風桃源應有

言外另傳
路暗與武陵通

雲門示病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仔細點檢將來有

甚麼氣息亦是病

天童覺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膏次自成情舡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形山秘寶

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

詩外別傳
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裡將
三門來燈籠上

同前

收卷餘懷厭事華歸來何處是生涯爛柯樵
子疑無路挂樹壺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
影秋風雪陣擁蘆花寒魚着底不吞餌興盡
清歌却轉槎

靈雲悟道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

投子青

山前桃蕚故園春花綻紅枝省此身證據謝
君傷着力笑顏雖展意生嗔烟鎖綠楊鶯轉
緩雨侵石笋倚空鄰文姬一去無消息莫向
鴻魚問故人

長短句

五首

曹山孝滿

言夕別傳
言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山云曹
山今日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
山愛顛酒

天童覺

清白門庭四絕鄰長年關掃不容塵光明轉
處傾殘月夕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
醉步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係太平無
事酒顛人

竿頭進步

舉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
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
有也僧廻舉似沙沙云百尺竿頭坐底
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現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
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詩夕陽作
二
詩

同前

玉人夢破一聲鷄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
雷吹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犁
誰怕春疇沒脛泥

不墮諸數

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山

云吾常于此切

同前



V. 1000

